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六

餘姚 黄宗羲 撰

泰州學案五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嵊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尚寶司卿先生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啟

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覽一二葉欲有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為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為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

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為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為無善無惡失却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為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

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即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𫋇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塢曰信得當下否塢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塢曰也是聖人先

生唱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証學錄王諷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廻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廻生之靈丹

令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

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
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哀此煢獨者就是只一
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
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著意去做事
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　此心一刻自得
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
是便是終身聖賢　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賢與
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誦學到底只做得鄉人何也

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為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麽　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這便是三十六宮

都是春　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寛泰曰此心缺陷世界缺陷自然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　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為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為統體

問理氣如何分别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

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竅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聰明即心即理豈更有理為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即理即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

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即是知識無著便是理　問此事究竟如是曰心安穩處是究竟　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倒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　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

是知識如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便落知識但忘知識莫問真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秖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皋）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翱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淳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樽酒故人同

小艇沿回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　泛舟石潭

九解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為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

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為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為善去惡為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為究竟無善無惡即為善去惡而無跡而為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為

非然者見為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
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為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
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
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為厥中是為一
貫是為至誠是為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
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卒不與惡對如
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
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為至治無得而

稱為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為善偏頗者為惡如氷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

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為悖逆為妖怪為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為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絶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

可以貞觀為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為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為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為善川不以流為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為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為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

宗則密趨舍二字真是學問大病所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為天
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
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
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
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為天下
之大本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
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

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虚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虚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虚之心二也太虚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虚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不貳失其至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廸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為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

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之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偽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

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强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為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强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

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葢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敎人為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

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𨚫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為惡則惡不可為教汝為善則我未嘗為惡葢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真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獘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嗟乎

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為善而以無善為善不以去惡為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益以成就君子使盡為皋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詳味夫子之言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言豈特不為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檝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為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為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

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畧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為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修為無迹斯真修為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為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好古敏求忘食忘寢與夫克已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為自有真也

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疎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為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為善則不純而吉人為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為為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為善雖善亦

私之言正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雖蟠天極地究之

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耳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為善為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

存時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為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葢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為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

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祕密非文成之祕密吾之祕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得其宿歸工夫始不至於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為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

判為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黙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顔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别有一等説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祕藏顔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説破亦是天機該發世時豈容復祕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

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為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為極則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益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

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恠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絶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説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

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為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為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

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歷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絀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

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謚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汎濫於方外以為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葢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顏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葢其為學

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簣論學語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為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為解脫自覺頗為省便　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為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

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侯）

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肖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徐魯源）

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即得力時也（與余舜仲）

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

儒紳中為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别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葢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令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到與弟我明

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為不容有二也與幼美

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見談

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鄧文潔序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徽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

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勲賢祠記）

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閒泯覩超絶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祠記）

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為戒然子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

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

點投機先生曰尚覺少此一拜海門即起立曰足下意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真予焦弱矦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

讐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龔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證記與人露聲色即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即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　何者為害求利是已何者為苦尋樂是已何者為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便名為蓮矣有身在火

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　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　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庸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　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

道只著名節不可耳　世極深極險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艷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兹不惟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　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

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　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智通人情浹骨髓而不落煦沫此為何物

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

已矣　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乗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刦最輕微　言尤之媒也既已有言矣自僅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既已有行矣自僅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　說易諸家舊傳心别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　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此之謂不知生死　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

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　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揑虛空　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　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絶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山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甘泉學案一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

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吕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来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輩當憲老

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為之調停者謂天理即良知也體認即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為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為正訓物為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

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為致此不足為陽明格物之説病先生以為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為心故有是内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為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説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即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惟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

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

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内外心亦無内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内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心
敬
始
性
未發
之中
情
已發
之和
仁之端
義之端
禮之端
智之端
萬事萬物天地心
敬
終
上下四方之宇
古往今來之宙

求放心篇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憒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

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為憧憧往来朋從爾思秖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格物之義以物為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為人心與天地

萬物為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為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疾

與陽明

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為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説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

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寄王

純甫

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為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曰仁

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

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為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

寄陽明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為言者以靜為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即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

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徐晳學　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鶡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為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

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為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為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為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　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説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為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内義以

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為直方言之耳皆同上　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聽凡弟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

答方西樵　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

答顧箬溪　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

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謂之支離是内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

夫學以立志為先以知本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

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

格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

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即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即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

夫至虛者心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

真情否則偽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

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宗亨

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天理則又多

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恪昭

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内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内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為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

集者如虛集之集能

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為緊要耳答問

集義

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為枝葉

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涯　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　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為虛無烏足以及此　格物即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即格物也葢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為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為正念頭既於後面正心之說為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為正念頭矣因無學問

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為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為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為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元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為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為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為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

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来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内即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内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　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　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

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　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　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

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説至矣來諭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為聖人熟後事而姑為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

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

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若謂靜未發為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岐而二之也答孟津　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謂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　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已耳上白沙先

先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認至愛

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

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

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

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

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

偕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

學皆以天理為頭腦以知行為工夫兄之訓格為正訓物為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為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為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為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為聖矣豈自以為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

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為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

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為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為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為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

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為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為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為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為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

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為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

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

為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為無所逃於父為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不可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

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

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

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

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為

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

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

以默矣謹啓

語錄衛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

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来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来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　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為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

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来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内外兼動静徹終始一息

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　盤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通謂君且理會慎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為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已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如是有得便是天德便即有王道體用一原也　一友問何謂天理衡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是工夫

衡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愼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愼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愼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即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愼恐懼為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即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愼恐懼是工夫所不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

夫焉見天理　舜臣謂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貼合為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為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為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為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為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為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為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為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為權以至家

國天下華夷四表莅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即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即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為此後

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　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為下手衡荅曰夫子之說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為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為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即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　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

為堯存不為桀亡故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之人可以為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禹之心即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内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来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

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覔不得有時還自来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　一友患天理難見衡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卻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

不減不輕不重不前不郤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為天理之患以知覺為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為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　孚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

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忘勿助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有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即道家所謂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鐺試看吾儒真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

衡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為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

如耳呂陸以為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為兩事也此又能補衡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𣧂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来抱抱之雖勤亦𣧂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即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為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為障要空要

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
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
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内不在抱之者或
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衡
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
氣首欲知詖淫邪遯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
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
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歧路上

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為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為體即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為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即已一身亦奈何

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强謂之無我耳何等私

小二子聞言即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

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

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一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彫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衡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

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為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為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即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

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為致和耳　或問認思慮寧靜時為天理為無我為天地萬物一體為鳶飛魚躍為活潑潑地自以為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衡應之曰譬之行舟若這個舟風恬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迭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閒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

象安得為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不易見要須切已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真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先生曰衛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衛嘗歷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

用工但靜中為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上来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来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

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黄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即是静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静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静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　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因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衡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即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

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絶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来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将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即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别念来耳故顔子克已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為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謂来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動物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即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将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

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顔子亦未知此道顔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 潘稽勲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由得見天理也衡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

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只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欛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内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者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

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　陳子才問先生嘗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衡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

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顧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為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　一友語經哲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

經哲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人心事内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事亦是做敬以直内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内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予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决非程子語也吾

子看到此難得　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来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果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衕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為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洒誥所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他人不

能與其力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却不能瞞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　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

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辛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别了皆以施為班布者為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為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為施布豈非一念為之乎所謂存心即行也　若愚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内據主反退聽旦晝所為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

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真主未嘗亡特為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須刻一念正即主翁便惺便不為賊惑耳二者常相為消長　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

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為方圓葢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執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精微一皆心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既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如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内與事為對者也無

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脗合於心與心為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康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即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向前纔思尋討道理即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即是義外即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偽王伯之分正在於此　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

聲可以擬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即佛氏之所謂空有即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為不覩不聞在天為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僣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却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

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　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即

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即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内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必分内外

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李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為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為然者豈以其歧心目為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為然者非以歧心目為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

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　毛式之日來功夫儘切身衛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尚未肯放下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卻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即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

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為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人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　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即孔門博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　先生嘗言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衛竊以為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强盗人若説是强盗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説其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人

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為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為不善見君子即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怍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為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為言又言得別了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

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為善致　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衡竊以為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辠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衡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已的心反幇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

者殆為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殻起念即是苦根塵絶理倫之辠是同條共貫事然問辠者先須按其實迹贓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殻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説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絶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説甚好　衢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衢只於無事

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即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　經哲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哲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

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即命根也即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即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即體認中也但字中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

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　經哲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哲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即此是敬敬即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為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

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即是保四海即是廣大高明之本體　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為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工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工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

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為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　先生曰陽明謂

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　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即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

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説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為虛陽明近有此説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

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得見

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盖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即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為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

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尚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己一克而即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謂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謂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

為既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已
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
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
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
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
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
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
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

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　子嘉問隱顯無間
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
於事迹詆靜坐者為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
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
弊均矣又何誚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
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
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
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

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顯只是一段工夫

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為動而為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為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為靜妙用不息

者為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陰變陽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

動謂之陽亘古亘今宇宙内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人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

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顔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為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為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為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

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

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攝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略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為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

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　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郡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

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於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叚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欛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欛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　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功夫當內外動靜渾

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内則在於内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内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　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

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静之間即所謂幾也顔子知幾正在此一著　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一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憒憒便是意必固我　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予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　先

生曰戊子歳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為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為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為之間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 孟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

功只是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静
予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
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諸
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
道為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
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
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即墮於空虛滂蕩便有岐心事為

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即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即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辛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

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為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　先生曰主一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即是物即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

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　問由求亦要為邦曽點要灑然為樂其志㝵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閒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為邦亦是曽點合當為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使點只認得彼處自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為矣而謂之

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竊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為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為邦為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為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　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

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為一體耳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為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為一體恐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　問為學之始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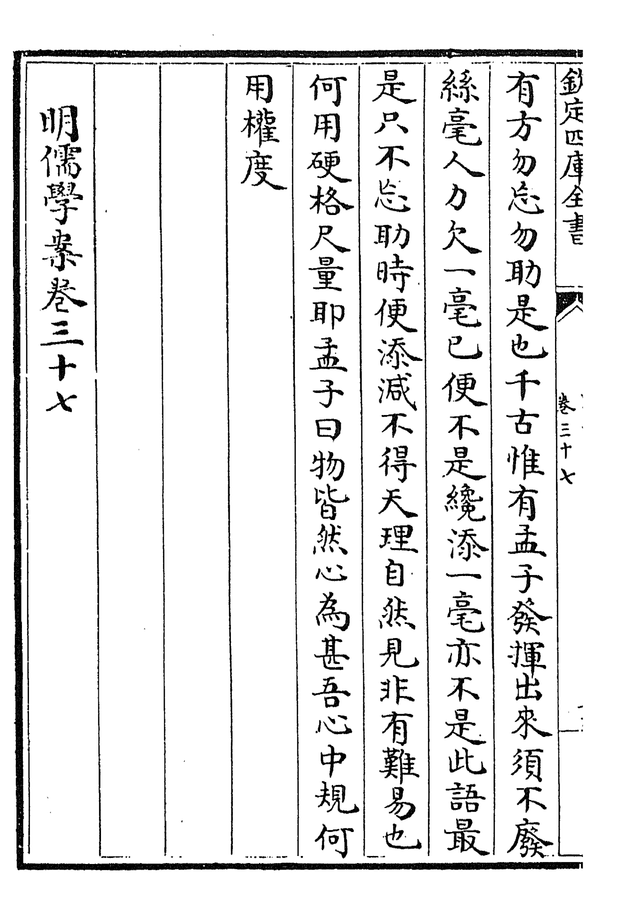
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為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孚先曰胸內若無真種子却教水火煑空鐺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存也章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

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

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　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為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為聖可乎

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本習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　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為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

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　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為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曾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



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廢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